

# 雪山下的国庆节

□ 鲁珉

旅途

年年国庆,但在雪山下与不同民族同胞一

起过国庆,却不是年年常有

四年前,喜欢上了户外徒步旅行。那年国庆前夕,与驴友相约,徒步穿越泸沽湖亚丁。为避开“十一”黄金周,我们提前几天就进入了宁蒍到木里的无人区。经过三天的徒步穿越,当我们到达川西亚丁雪山下一个叫呷洛的小村子时,正好是“十一”国庆节,农历八月十六。向导提前联系了一个叫扎西罗布的藏民家住宿。当傍晚时分我们到达的时候,热情的扎西大叔把我们领进一间典型的藏式房屋,非常大的正屋,中间是大大的火炉,原木地板,墙上张贴着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画像。

放下重装备,大家开始动手做晚餐。扎西大叔的女儿白玛拉珠,有些害羞,我们做饭时她笑呵呵地围着我们,看我们做着汉族人吃的菜,还用不太流畅的汉语问这问那。经过一番忙碌,各种炒菜、凉拌菜、汤菜,还有饼干之类的食品,堆了满满一大桌子。

我们热情邀请扎西大叔一家和我们一起吃饭。席间,我把从千里之外带的月饼分给大家,说昨天是中秋,今天是国庆,我们一同共庆佳节。

扎西大叔咬了口月饼说:“这辈子还没吃过月饼呢。”我问月饼好吃不?他说:“好吃,很好吃。”他边吃边说,每当国庆节时,我们就会在屋前升挂国旗。你看,那红旗在夜里也还是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他起身从一个超级大的木柜子里搬出一个大壶,笑着说,一起喝青稞酒,庆祝国庆节。

那次是我们第一次喝地道的自酿青稞酒。那青稞酒虽说有四十多度,但入口好,感觉不到有那样高的度数。大家说笑着,互相敬酒,在雪山下度过一个欢乐的国庆夜晚。

那个国庆节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国庆。扎西大叔一家是藏族,向导是普米族,马夫是纳西族,湖南驴友是土家族,四川驴友是彝族。大家一起说着,笑着,喝着一杯

杯清甜可口的青稞酒,藏家房屋里充满着别样的喜庆。

不知不觉已是深夜。此时,月光从藏家房屋的窗户透了进来,形成一道道明亮的线条,把藏式房屋映照得格外纯朴,似乎正散发着远古的幽香。透过窗户,还可以清晰地看见,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雪山下的夜空里随风飘荡。

高原的天空深蓝深蓝,一轮明月高高地悬挂着,丝丝的白云时扰时离,犹如点画上去一般。远处亚丁复洛多吉雪山在月光下清晰可见,映入眼帘的景象宛如一场梦幻。或许在极度亮丽的月色下,悠长的情愫便会悄悄地生长成对静美雪山夜空的无限依恋。

其实一年里,有很多美好的月夜。只不过,“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而恰恰又是国庆,这一天就赋予了她许多的美好寄托与思念。在那雪山下的高原上,有种情怀飘然而至:伟大的祖国,六十多年来,走过风雨,遇见彩虹,你承载着华夏儿女从未改变的情感与中华民族浩然的正气屹立在世界上。

这时,同行的驴友都出来了,仰望着湛蓝的星空,不知谁大声说,我们唱首歌吧,唱《我爱你,中国》大家立马附和。顷刻,雪山下响起高亢的歌声:“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月夜里,秋风起,天高云淡。抬眼望去,雪域高原下的祖国山河是何等美丽动人。

年年国庆,但在雪山下与不同民族同胞一起过国庆,却不是年年有。高原雪山下的国庆月夜,已经成为我一生中难忘的一个国庆节。

那年以后,每年的国庆节假期,我都是负起背包,行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伟大与壮丽。

或许,只有繁荣富强,稳定和谐的社会,才可以让人以这种自由美好的心,来欣赏它的奇峻雄伟与壮丽美好。

# 天地心 家国情

□ 刘存瑞 梁婧

“天地心 家国情”,即为天地立心,抒家国情怀,是2016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主题。北宋理学家、易学家张载挥笔写下“为天地立心”,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为天地之间立天理之心,“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而家国情怀,是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精神。

相机无处不在。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摄影人透过镜头观照世界,关注世间万物生态,收集信息,以影像关注、反映复杂人性及万物灵性,借以表达内心的审美。透过参展作品,我们发现,那些以朴素视角关注天地人心、抒写家国情怀的国内外优秀影像作品,正在传播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文化创新精神。



传统下的伤痕。 马赛骥摄



守梦人。 曹岩峰摄



窗外的风景。 陈钢锋摄



古城新礼。 张绪栋摄



立交桥。 夏涛摄



角落里的生命。 顾莹摄

# 在桂花下读书

□ 苗连贵

雅趣

花下读书,是对花的宠爱,也是对书的敬重。而在桂花下读书,一年中这样的好日子是不多的

宝黛花下读《西厢》,山石、流水、落红,映衬着两个如花似玉的人,情态隽美。金圣叹读《西厢》时说:“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

花下读书,是对花的宠爱,也是对书的敬重。

家附近有个园子,花木繁茂,闲时常去那里读书。秋日,桂树开花后,去得更勤了,自然是冲着桂花。

桂花真香啊!一串一串暗淡青黄的花蕊,张开小嘴,丝丝缕缕、源源不绝地吐出香气,弥天弥地,仿佛看不见的雾,笼罩在林间。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桂花:“树乃月中之树,香亦天上之香,但其缺陷处,则在满树齐开,不留余地。”他把赏花等同赏画,画幅讲究疏密,在适当处留白。他其实故意这么说,似贬实扬,极言桂树花开繁盛,密密簇簇的,不然哪有这浓郁的香!

桂花没有姹紫嫣红,不在姿色上着墨,娇示于人的,正是它的香。因此李清照说桂花:“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它的芳香馥郁,为它赢得艳冠群芳的美声。

其实在我看来,桂花的形态仍然是美的,黄白、珠串似的,闲静地开在枝头,含蓄,敛眉俯首,仿佛娉婷的少女,任由绿叶搂抱,给人一种娇怯之美。

我在园里走走停停,鼻子凑近花枝,尽力嗅,在每一株花树前都饱吸香气。

园里有石凳石桌,正好读书。在桂花下读书,一年中这样的好日子是不多的。

花下读书,自然不宜攻读、钻研什么学问。花下宜读闲书。

《聊斋》里的草木花实极多,葛巾、黄英、香玉、荷花、玉版、绛雪……也有桂花,“花气随风,香无断际。”(《白于玉》),其无不成精作怪,却又娇媚可人。我游目书外,但见园子里的一些花草隐没在山石间,活动了,万物皆有情,她们或走或说笑,红飞翠舞,裙带飘飘,这是蒲松龄笔下的花仙妖姬。

花下宜读古诗。古人咏桂花的诗不少,最喜欢朱淑真《秋夜》(亦作《咏桂》)中的一句:“一枝淡贮书窗下”,“贮”当解为“伫”。恬静的夜,一树桂花,悄然伫立于书窗之外,淡雅的馨香袅袅,随风飘进窗里。此时,朱女士正坐在窗下,是作诗呢,还是

读书?抑或观花排解清愁?宋朝的花里总带着一些愁绪。

《九歌》里的“山鬼”则快乐得多。“山鬼”姑娘最有情味,“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棋。”她披戴着山花野萝从山里出来,赤豹驾车在前,文狸跟在后,以辛夷木为车,以桂花作旗,花枝招展,去与恋人相会。缘何把桂花作为旗帜?桂花娇柔,含情脉脉,或为定情物?

桂花树下读桂花,让人浮想联翩。

一缕香风穿过林间,枝叶飒飒,远去了,若隐若现,那是上古时代的古风。此时,倘若有人用箫吹一支古曲就好了,箫声悠悠,人坐花下,二目在书,心如秋水。

头顶上花枝摇曳,发出轻轻的絮语。一只黑鸟,落在花枝上,也不知是八哥还是斑鸠,尾巴一翘一翘的,啾啾一声,飞走了,抖落下粉屑花粒,洒在我的头上、身上、书上。人闲桂花落。

其实,在花下坐久了,是闻不到花香的,但我感觉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被花香浸泡,饱满、通泰,花下读书给人以无可名状的欣悦感。

故而,花下读书者众,自然不都在桂花之下。

鲁迅爱在丁香和木槿花下读书,即使搬到不能栽花的住所,案头也要摆一盆花。桌上并有《花镜》、《广群芳谱》。

宋庆龄常在樟树下读书。宋庆龄在上海住的院子小,周恩来劝其搬家,她却因院内有两棵樟树,舍不得离开。春日里,满院樟花香,坐在藤椅上读书,何其受用!樟花有一股清肃之气,虫鸟远避。

冰心则喜欢在玫瑰花下读书。她在协和女大读书时,“大礼堂廊前台阶两旁就种着一行猩红的玫瑰。又红又香,而且花朵也大到像一只碟子,我们同学都爱摘一朵含苞的花蕊插在鬓上。我还写了一首诗《玫瑰花荫下》。因为那一行玫瑰的确又高又大,枝叶浓密,我们喜欢坐在花下草地上,在香气氤氲中读书。”(《只求凡人的幸福》)冰心至老都不舍玫瑰。

花下读书,自然谈不上精骛八极、纵横千古、指点江山,但可以让你远离尘虑,陶然在花香中,徘徊在书山的小径,流连忘返。花下读书,感受的是一种氛围、一种意境、一种情韵,自然也是一种人生况味。

# 山村秋戏

□ 揭方晓

村民们年节时看戏,农闲时看戏;

生活滋润时看戏,日子寡淡时看戏,一

看就是十天半个月,仍然意犹未尽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我受邀来到江头段村——江西省南城县株良镇最偏远的一个小山村看戏。路上,乘车同行的该村党支部书记余国庆就耐不住寂寞,打开随身携带的家用摄影机,放起了自己前几天在村里戏台上录下的一出采茶戏,津津有味地听着、看着。于是,一路丝竹,一路唢呀,一路生旦,原本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仿佛缩短了许多。

来到村里,已近黄昏,山村正沉寂在炊烟与暮霭当中。只隐隐听着吆喝子女回家吃饭的轻声、倦鸟归林的振翅声、牧牛悠闲的晃尾声,它们交织在一起,莫辨彼此,我们能感觉到的只是一幅清新和谐的山村画卷正次第展开。好一幅山村初秋图!

江头段村,一个典型的山区村庄。这里离县城有近40公里,其中大半路程都在深山里或隐或现。有时看似临近深涧,转眼又越大,有如游龙蜿蜒,不知几多曲折。村里有一项重要活动,是其他村少见的,那就是看戏。村民们年节时看戏,农闲时看戏;生活滋润时看戏,日子寡淡时看戏,一看就是十天半个月,仍然意犹未尽。

戏还未开演,角儿还未上台,可村里却蓦地传来阵阵唱曲声。在满腹狐疑中,我循声走进一家农舍,看到一位70多岁的老汉

在放戏曲光碟,边听边看还边摇晃着脑袋,嘴里跟着哼唱,有板有眼。老汉名叫黄其生,一位农村版、高龄版的戏曲超级票友。他告诉我,现在村里修好了硬化公路,也通了公共汽车,进出县城方便多了。自己每进一次县城,不管买什么,总要捎几张戏曲光碟回来,没事时听听、看看,过日子过得赛神仙呢。

刚吃过晚饭,就听到四下里响起了脚步声、叫唤声,只见三个一群,四个一伙,村民们陆续朝着村中的古戏台走去。这座戏台位于村尾,是一间大房子,房里最前面建有一永久性的戏曲舞台。据说它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么多年来,在这里上演过样板戏、文明戏、传统戏,还放过电影,可以说这里的每一根台柱,每一块台板,每一片砖瓦都翻覆和见证了这个小山村的点点滴滴变迁。

当然,空闲时这房子也兼做农具屋,摆放一些打谷机、风车、竹席等生产工具。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村里像耕整机、联合收割机这样的现代化农机具越来越多,村民厅里早已没有了打谷机、风车、竹席这样的传统农具的位置了,于是“退休”的它们被堆放于此。好在房子足够大,堆了这么多东西却并不显拥挤。

演员正在后台化妆,一些村民也涌了进来,有的好奇地摸摸脂粉,有的打听当晚要演什么剧目,其中的一些人还内行地自己点起了剧目。老旦演员雷月儿笑着对笔者说:“村民点什么,我们就演什么,他们可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哟。”经过争论,点点的村民达成共识,要求当晚演出传统戏剧《六月雪》。该剧说的是一位奇女子遭逢横祸,蒙受不白

之冤,最后历经坎坷,得他人相助沉冤得雪的故事。故事本身并无新意,据说也已演出过很多场次了,但仍大受村民们的欢迎。其实,这种正义战胜邪恶、公理战胜强权的故事,映射的不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吗?

据这家民间剧团(抚州市南城县阳春青年艺术团)的团长兼台柱徐春梅介绍,他们准备了120多个剧目供村民挑选,除了《梁祝会》、《红线记》、《白兔记》等传统剧目外,还编排了一些倡扬社会新风、反映时代新貌、助兴农事生产的小品戏、单折本,很受村民欢迎。

我还发现,这天的戏不仅吸引了江头段村的村民前来观看,也吸引了许多周边村的村民以及来本村走亲戚的人们。这不,隔壁村70多岁的老太太侯助手,就是一个人跑了几里的山路来到这里看戏的呢。黄华生是位每场必到的老戏迷,他乐呵呵地告诉笔者:“现在一些农村甚至城镇,仍然有许多人喜欢到现场看戏,这与坐在家里听广播、看电视的感觉完全不同,特别热闹,特别喜庆,觉得日子也好像红火得多了。”

很晚了,我们驱车离去。直至过了村头,那绵长的咏叹和密急的金鼓还清晰可闻。

聆听

本版编辑 敖蓉